

# 大時代的插曲

白刃著



東北書店印行



大時代的插曲

1948.9.初版 佳, 10000.

定價： 元

# 大時代的插曲

——敵後抗戰故事——

著 白 刃

東北書店印行

---

大時代的插曲 1948.9.初版

著 者 白 刃

出版者 東 北 書 店

印刷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廠

---

總店 哈爾濱道裏地段街五十一號

分店 佳木斯 齊齊哈爾 延吉 北安 通化

穆河口 赤輝 吉林 牡丹江 白城子

---

佳. 1—10000.

## 前記

八年民族抗日戰爭的偉大時代，敵後軍民，在英勇對敵鬪爭中，有着無數可歌可泣的故事。

『八一五』以後，有些同志叫我介紹一些抗戰的故事。理由是：東北同胞，在日寇十四年的奴役統治下，對於祖國八年抗戰的真象不了解，對敵後軍民抗戰事蹟，尤其生疏。

於是我鼓起勇氣，一面寫，一面在安東廣播電台上廣播。後來又在西滿軍區的『反攻報』上登載了十篇。最近又經過幾位同志的鼓勵，又寫了一些，挑了一下，一共選出十九篇。其中『列車上的英雄』『歸來』『歸隊』『女戰士們』四篇，是一九四〇年和四一年在山東的報上登過的。其餘都是在東北寫的。又因為我一直在八路軍一一五師工作，所以我只能介紹一一五師和它活動地區所見所聞的一些故事。

自然，這些故事，決不能說明敵後軍民英勇作戰艱苦鬪事蹟之萬一。但對沒參加抗戰的人，也許能從這裏看到敵後（特別是山東）軍民，在抗戰中對敵鬪爭的一些片斷。這些片斷，只不過是大時代中的一些插曲而已。

白刃、一九四八、三、十七、哈爾濱。

# 目錄

- 一、大戰平型關……………(一)
- 二、迎接「皇軍」……………(三)
- 三、第一個日本俘虜……………(四)
- 四、找砲呀！……………(六)
- 五、共產黨員真是硬骨頭……………(八)
- 六、「開牛」……………(一一)
- 七、列車上的英雄……………(一五)
- 八、送殯……………(一七)
- 九、歸來……………(一九)
- 十、雞蛋……………(二二)
- 十一、好媽媽……………(二五)
- 十二、送郎上戰場……………(二九)
- 十三、「多多」……………(三四)
- 十四、歸隊……………(三八)
- 十五、女戰士們……………(四〇)
- 十六、牛襲夾倉……………(四二)
- 十七、水野清……………(四五)
- 十八、太田的病……………(四八)
- 十九、汪記兵工廠……………(五一)

## 一、大戰平型關

事情發生在山西省東北部的平型關。

平型關，你們知道嗎？在這裏，八路軍頭一次和日本鬼子打仗，中國抗戰頭一次打了大勝仗。民國二十六年，日本鬼子在蘆溝橋打了侵略中國砲聲後，便傲慢地，拖着那沉重的大皮鞋，挺着那武士道的胸膛，喊着『巴格亞魯』大搖大擺，一步一步踏進中國的內地！

你們知道嗎？鬼子並沒有遇到抵抗，國民黨軍隊是一聽見風聲，便跑的比飛機還快；有時候，甚至風聲也聽不到，便『開步走』了。所以兩個多月，許多地方踏着鬼子的鐵蹄，聽見喊『巴格亞魯』。十月初旬的一個早晨，在平型關附近的山嶺上，埋伏着八路軍的戰士。他們像打獵的人，張開巨大的網口，在等着那兇惡的虎狼。

果然虎狼來了，你瞧瞧，那『皇軍』大搖大擺的進了山谷。汽車，大車，洋馬，步兵……這就是板垣師團的一個精銳的旅團。

哈哈，野獸進網了，打獵的人笑了。你聽聽，機關槍也笑了，手榴彈像雨點的撲向這羣驕傲的法西斯。

這一下子法西斯可不驕傲了，你瞧瞧，汽車有的『立正』了，有的爬下山溝去了，洋馬到處亂跑，『皇軍』東倒西歪的爬下，有的死，有的傷，有的沒有目標的亂打槍。這個意外的打擊，像富士

山爆發一樣，給他們不知所措。

我說過，他們是野獸，而不是羔羊，他們拚命的掙扎，他們拖着那沉重的大皮鞋，向山嶺上的八路軍戰士反衝鋒，可是沒有爬上，就被子彈打的滾下山去。

你聽聽，我們純樸農民出身的戰士，在喊着：『繳槍呀！優待你們！』可是這些強盜却不繳槍。他們狡詐的等我們戰士跑近了才打槍，就這樣我們純樸的戰士，有的喪失了生命。

法西斯野獸雖然狡詐，但是跑不出這天羅地網，經過一場激戰之後，三千多個日本鬼子，全部被消滅了。

當然這些法西斯，帶來的東西，全部留給我們了。你看看，我們的戰士，穿上日本大衣，戴上鋼盔，扛着三八式步槍，穿上沉重的大皮鞋（大皮鞋太重了，爬山不方便，以後又脫掉了），活像一個日本兵。一個懂得幾句日本話的戰士，學着日本腔喊着：『巴格亞魯，花姑娘大大的！』引起大家笑他，罵他，打他！

戰士們打了一天仗，肚子餓了，用刺刀挖開罐頭，吃着餅乾。戰士們高興地吃着好多從未吃過的洋玩藝。

日本金票被撕碎，紙片在空中亂飛。好多戰士在擺弄一些從未見過的洋玩藝，他們的心情是那樣的興。他們為甚麼不高興呢？他們頭一次和鬼子打仗就勝利了。

他們為甚麼不高興呢？他們為中國爭一口氣。他們為甚麼不高興呢？他們教訓了日本法西斯：『中國人。是好欺負的！』



你們知道嗎？這次勝利，不僅是全國歡騰，就是全世界同情中國的人民，也都欣歡鼓掌，佩服八路軍的本事。

## 一一、迎接『皇軍』

山西西部的孝義縣，發生了一樁有趣的故事，那是一九三七年的冬天。

這個時候，日本鬼子打進了山西。閻錫山老傢伙，不怕年老力衰，日夜不停的向後轉跑。國民黨的縣黨部和縣長，搖身一變成爲維持會和偽縣長。他們對於『大日本皇軍』是必恭必敬。

這一天，公路上來了一隊『皇軍』把偽縣長和維持會長忙的『不亦悅乎』，趕快準備了好多東西，大開城門迎接。

呀喲，『皇軍』多麼威風，騎着大洋馬，穿着黃呢大衣，拿着三八式步槍，當頭的一個戴一個帶着黃五星的皮帽子，肩上斜掛着一支日本手槍，腰裏還有一把東洋刀，這是『皇軍』的中隊長。

『不知中隊長大人駕到敝縣，有失遠迎，請皇軍大老爺包涵，包涵。』一邊說一邊彎着腰，連連鞠躬。

『巴格！你是誰的？』中隊長一邊罵，一邊像是在笑。

『小人是老義縣縣長。』

『巴格！你是縣長的，你的混蛋大大的，中國人沒有你的！』



馬匹就有七百多。

閒話少說，還是講捉活鬼子的故事。

這仗一共捉了三個活鬼子。

第一個是當時三四三旅的參謀長陳士渠同志捉的。

第二個跑到一間房裏想自殺，用刺刀割破喉嚨，聽見我們喊日語口號出來投降的。

第三個不知是那位英雄捉的，請原諒我忘記了。

話又說回來，陳參謀長是怎樣捉的第一個鬼子呢？

當鬼子跑的亂七八糟以後，夜裏我們摸進廣陽村，把大部份鬼子消滅了，在一間房子裏，還有一個日本鬼子。陳參謀長決心想抓幾個活鬼子，好了解情況，便用生硬的日本話喊着：『繳槍不殺，優待日本俘虜……；』只聽見裏面鬼子說：『明白明白的。』大家還有點猶豫不敢進去，怕中了他的鬼計，陳參謀長最先閃進去，躲在一邊。

在黑屋裏，只見一支明亮的刺刀對在裏屋的門口，陳參謀長，急忙去抓住那支槍，接着又從糧食簍裏把那個鬼子拖起來，他的黃呢軍衣已經滿身濕透。他身邊還有一把武士道的劍，開始不願意解下來，後來也被解下來了。

隊伍宿營以後，陳參謀長把他捉的俘虜帶到自己房中，給他抽煙喝水。

兩個人便在一本小本子上寫字作啞吧的對話：

『日本侵略中國，與你們日本弟兄不利，你明白嗎？』參謀長問。

『你們今天爲什麼先開槍？』這位俘虜反問另一個問題。

『我們爲着抵抗日本軍閥。』

『我們今天並沒有先對你們進攻。』

『你應該出去，把跑散的日本兵叫回來。』

俘虜沉思一下寫道：『你什麼意思？』

『不然，老百姓會打死他們。』

『你虛僞！』

『我們共產黨八路軍素來不欺騙人，一定優待你們。』

他又轉到另一個問題，命令式的寫道：『你們今天晚上十二點以前離開此地！』

『什麼意思？』

『前面還有很多皇軍。』

『已經被我們包圍起來了。』

他失望的低下頭。

這位日本俘虜是個軍曹，名叫加藤信夫。

這是八路軍的第一個日本俘虜，也是中國抗戰的第一個日本俘虜。

#### 四、找砲呀！

日本鬼子是：國小，人小，氣量小，就是野心不小。

氣量小痛快點說就是小氣。

現在我就給大家講個日本鬼子小氣的故事。

是一九三八年八月初，魯西的鬼子帶着剛從意大利買來的兩門大砲，砲確實大的很，光砲輪就有一人高。一砲可以打四十里路。鬼子派了兩個中隊，還帶了一門步兵砲，在魯西到處遊行，宣傳『皇軍』的威武。

他們遊行到梁山，就挨了八路軍狠狠的揍。

昔年的水泊梁山，本來是英雄的家鄉，現在怎能讓鬼子橫衝直撞？八路軍就堅決的把兩個中隊的鬼子，消滅在梁山上。

你看！鬼子打了七次反衝鋒，都叫八路軍打回去，最後把鬼子逼到一個廟裏去。

鬼子再也撐不住了，剩下不多人，開始突圍。你看！鬼子只穿一件襯衣一條短褲，戴個鐵帽，拖着大皮鞋，拿着三八式步槍，向外突圍。有的跑不動了，把鐵帽皮鞋也扔了，但大多被八路軍打死，捉住，有幾個跑出去，叫老百姓用鋤頭敲死。

這一仗在抗戰史上叫做有名的『梁山殲滅戰。』

這一仗打的鬼子又羞又怒，本來是想把他新買來的砲拖出來顯顯威風，那知道連砲帶人都完了，人死了不要緊，砲丟了太丟臉，華北日軍司令部命令他們無論如何要把砲找回來。

找砲呀！找砲呀！魯西各縣的鬼子集合了一萬多人，一百多輛汽車，到處找八路軍，到處找砲！

砲究竟是太大，砲經過的地方，壓的路上兩條溝。鬼子就跟着路上的砲輪印追砲。追呀！追呀！汽車滿天飛，把莊稼都壓平了。八路軍白天就爬在青紗帳裏，指揮員經常爬到樹上，一面觀察一面指揮，該打就打，該躲就躲。

追呀！追呀！砲沒追着，八路也沒追上。

砲埋起來了，八路是活的，莫說你鬼子只有一萬多，就是再加一萬多也找不着呀！

鬼子到處貼上佈告：『凡各鄉良民，有知道大砲下落，報告者賞洋四萬元……』

漢奸到處召集民衆開會，問老百姓看見砲沒有？要大家向『皇軍』報告，『皇軍大大有賞，要是知道不報，就得槍斃！』老百姓總是笑着臉點點頭，誰也沒有報告。弄得鬼子生氣的罵着：『中國人的心壞壞的！』

找不着砲不肯罷休，一百輛汽車，一萬多鬼子，天天追，天天找，但是沒有找着呀！

追不上還要追，找不着還要找，可憐那些小兵腿都跑壞了，那些汽車帶子都跑破了。

找砲呀！找砲呀！找砲呀！

## 五、共產黨員真是硬骨頭

優秀的共產黨員王甲邦，是一位很好的偵察員，上級每次給他的任務，他都能想辦法去完成。他不但能完成任務，而且能經常打擊敵人，出沒在敵據點內外，捕捉敵人的便衣特務。

漢奸特務便衣，一聽見王甲邦的名子，都很頭疼，於是也想辦法捕捉王甲邦。一九四二年春天，王甲邦在一次偵察中，不幸被捕。

樂死那些狗漢奸和特務，他們想從王甲邦同志口中，得到八路軍的情報和材料，他們想辦法要王甲邦投降。

王甲邦被請到一間很清潔的房子裏，桌上擺着好酒好菜。

『王同志，久聞你的大名，今天到我們這裏，請你喝兩杯，招待的不周到，請包涵包涵。』一位漢奸說。

『王同志，這是給你收拾的房子，這個城好房子不多，請原諒。』另一個漢奸說。

『王同志……』

『誰是你們的同志？』王甲邦怒目喊着。

『哈哈！你是八路的偵探，我們是皇軍的便衣，幹的同行工作，過去還經常打過交道，這豈不是志同道合嗎？哈哈……』一個漢奸很不自然的笑着說。

『王同志辛苦了，大概也餓了，快請吃點吧。』

王甲邦只是面對着窗口，兩眼凝視着遠處的山峯，他想：在那山區裏，首長和同志們都在懷念着他。

『請吧，王同志，請吧。』

王甲邦仍然沒有理睬，漢奸們只好面面相覷，經過漢奸們再三的請。客人仍然不理他們，於是一

桌酒席，只好不歡而散。

晚上，大約已經十點鐘了。

王甲邦穿着髒衣服和布鞋，躺在床上，左思右想，怎樣也睡不着。

突然門『咳』的一聲，進來一個女人。在不亮的煤油燈下，看她扮得好像妖精，香水奇味使人難受。

王甲邦知道這是什麼把戲，他一翻身，把臉朝着牆。

『王先生，您辛苦了，中隊長叫我來慰問您，怎麼，您不舒服嗎？』她坐在床角，用手去撫摸他的頭髮。

『請離開點！』王甲邦一手把她推開。

『幹嗎這樣不高興？王先生，你這樣年青，一個人不寂寞嗎？哦！我幾乎忘了，這是中隊長給您的錢，三千元，中隊長說用完再給送來。』她又乘勢挨到床邊，一手把錢塞在王甲邦手裏。

王甲邦抓住錢，使勁打在這妖精的臉上，一足把她踢倒。

『好！好！你這不識抬舉的東西！明天等着瞧吧！』那妖精又羞又怒，拾起錢，門『碰』的一聲，她打敗仗走了。

『不識抬舉』的王甲邦，第二天被綁着，押上審問。一個精通中國話的鬼子問他道：

『你叫什麼名子？多大歲數？』

『王甲邦，二十三歲。』



『你是不是共產黨員？』

『是共產黨員！』

『爲什麼加入共產黨？』

『爲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，打死你們這些野獸！』

『你的部隊什麼番號，長官叫什麼，多少人？』

『不知道！』

『爲什麼不知道？』

『知道！就是不告訴你們這些野獸！』

『打！』槍托打，皮鞋踢，涼水澆，打的死去活來，最後灌辣椒水，用針刺指甲，用棍打……用盡一切刑具，所得到祕密只是三個字……『不知道』。

又經過幾次的『打與勸』，但結果還是一樣。

鬼子只好拿出最後的辦法——槍斃。

王甲邦被押上刑場，走過大街，他大聲喊着：『我是中國人！我是共產黨員！共產黨員不怕死！打倒日本鬼子！』他還不斷喊着『共產黨萬歲！』

押到城外，鬼子要在一塊青苗地裏槍斃他。王甲邦說：『請把我槍斃在那荒地裏，我是八路軍，我們向來不踏老百姓的青苗！』在那裏的偽軍都被感動了。

王甲邦同志死了，他偉大的革命氣節却在人們心中活着，城裏老百姓都說：『共產黨員真是硬骨

頭！』

## 六、『鬪牛』

津浦鐵路，從臨城到台兒莊的支路上，一羣不願做亡國奴的鐵路工人，組織起一支工人武裝，叫作鐵路游擊隊。老百姓叫他們『鐵道隊』。

鐵路游擊隊從成立的第一天起，就給日本鬼子很大麻煩。他們穿着便衣，腰裏揣着短槍，三五成羣，有時單獨一個人，也和鬼子打游擊。

隊員們常常神出鬼沒地出現在車站裏，車廂上。火車不斷的出軌翻車；橋樑不斷的被燒被炸；敵人的東西不斷的被偷被搶；皇軍僞軍不斷的被殺失蹤。真是鬧的天翻地覆。日本人對這羣英雄無可奈何，只得躁躁脚叫着：『毛猴子大大的有！』

現在告訴大家一段『鬪牛』的故事。

初冬的時候，地上莊稼都倒了，日本鬼子照例出來掃蕩，到魯南山區抗日根據地搶糧食。從臨城東開的兵車，一列一列到了棗莊和嶧縣，臨棗支路上的運輸，連日顯得特別忙碌。

在鐵路附近齊村一家工人家裏，聚集着八九個人，他們正在商談一件重大的事情。

『據車站的確實消息，今晚上有一列日本人的軍運車，準時十一點開到棗莊去，載着軍火彈藥和  
大米罐頭，咱們要能够把它搞掉，就可以遲延鬼子的掃蕩，……咱們應該用積極行動，配合山裏八路

軍反掃蕩……」江隊長說明了任務，要大家發表意見。

對於任務，誰也同意。就是辦法上有點分歧，有的主張炸鐵橋，有的主張埋地雷，有的主張破道釘……。

「依我看，還是鬪牛好，一舉兩得，破壞的澈底。……」素來不愛說話的，會經常過十幾年火車頭司機的老吳，今天居然也出主意了。

「哈哈，鬪牛，新玩意！」

「人家在商議大事情，老吳却想推牌九。」（註）

「老吳昨天弄到幾個錢，今晚上又睡不着覺，我看還是積下兩個錢，過兩天我給你進城買點花粉，送給大嫂子。免得下回回家，和大嫂子鬪牛時，又得叫大嫂子擰耳朵。」

「哈哈……」

「靜一靜，別開玩笑！老吳，請你把辦法講出來。」江隊長知道老吳今天破例的出主意，一定有什麼好辦法。

「剛才我碰見了鄭大嘴，他說晚上九點鐘有他一班煤車往臨城開。我算了一下，這班煤車要在十點零五分和臨城開出那班車，在鄒塢會車。我就想讓這兩班車，鬪一下牛。……」

大家贊成老吳的辦法，江隊長也同意。並且叫李進和王德勝跟他去，因為李進當過幾年爐火的，王德勝也是內行。並仔細叮嚀他們，叫他們要胆大心細。

十月天的夜晚，天空上閃着寒星。

九點鐘的時候，一列煤車從棗莊往西開。

火車吐吐的吼叫着前進，司機鄭大嘴和那個火夫，心裏也撲通撲通跟着前進。

大約九點半鐘的時候，火車在一個小站上停下。老吳和李進迅速地爬進火車頭的機房。

「老鄭老張，今晚上委屈了，請你倆在墳地裏過一宿。」老吳開玩笑的說。

鄭大嘴心跳的利害，他一氣不喘，兩個人跟着王德勝走到路邊一塊小墳地上。王德勝把他們倆綁在樹上，嘴裏還塞着棉花。

火車嗚嗚地開走了，十點鐘按時開到鄒場車站，車站上掛起停止的信號燈，火車停下了。

車長到車站去換票的時候，火車又鳴的一聲開走了。開出了一里多路，老吳把機車開上最快的速度，然後和李進跳下來。

火車像脫韁的馬，使勁的向前飛馳，在跑出五六里路的地方，和臨城開出來的軍運車碰上了。說時遲那時快，一聲天崩地裂，兩個火車頭撞在一起，像兩條蛇似的，很快地舉起了頭，又很快地倒下去。所有車皮，同時擰出軌道。

老吳很快地爬起來，這一下摔的可不輕。當他找上李進的時候，只聽見一聲爆裂。老吳忘記手上流着血，心裏高興地笑了。

「奶奶的！這兩條牛鬮的真值（痛快）！」

押車的日本兵，死的死傷的傷。煤塊飛了到處是。

預先埋伏好的鐵路游擊隊的同志，向着碰車的地點猛衝過來，他們撿了日本人的槍，拿了子彈。

然後在裝糧食和彈藥的牛皮上，倒上汽油，點上火。

火頭捲起來了，子彈像放炸炮似的，嘩嘩拍拍，在慶祝這場「關牛」的勝利。

（註）「關牛」是用牌九賭錢的一種，又名「接龍」。

## 七、列車上的英雄

兵車開走以後，驛車站的旅客都等的很焦急。幾個維持會長在閒談，有的計劃在明天開會時怎樣報告「毛猴子」活動和自己治安的功績。一位服裝樸素的客人，借着落日的餘光，看着十三日的新民報，有時也抬頭四面望望，似乎特別焦急。

「嗚嗚……」由遠而近，今天最後的一列客車到站了，客人都爭先擠上去。

一個司機和兩個工人上了機房，原來的司機被嚇了一眼就跳下車，火車又慢慢的開動了。過了一會，皇軍巡過來了，警備隊長很威風的踏着響皮鞋，用目光告訴每個客人當心。

月色照着鐵軌上奔跑的火龍，汽笛聲突破原野的寂靜。

到棗莊只下了幾個客，又擁上了二十多個，多半是趕明天上臨城開會的。有一個商人拿着新民報，眼睛並沒有很注意在看。一個日本兵巡過來，輕拍着他的肩膀，他心裏有點不安，直到看見他指着報上「皇軍赫赫戰果」說：「皇軍大大的好，打勝仗的……」才不斷點頭說：「是是，皇軍大大

的……」

火車向西開，過齊村一里多地，「兵！兵！」左邊打了兩槍，全車立刻不安起了騷動。

「毛猴子！毛猴子！」司機把車停止，兩個工人也跑過來喊：「毛猴子……快爬下……爬下，」於是警備隊長和十幾個皇軍都不知所指的爬下，維持會長和一些客人跟着驚慌的爬下。看報的客人，突然摸出手槍「兵！……」跟着槍聲一個「皇軍」的腦袋出血了。「兵兵兵！……」三個車廂都有槍聲，工人司機，搭客，三十多個都摸起手槍，空氣由緊張轉為恐怖。「是中國人不要動！」

「我是中國人的……」警備隊長戰慄地用不自然的日本口腔喊着。

「兵！警備隊長真的不動了。」七八個「皇軍」，睡在血泊中，做了回祖國的美夢。站在車門口的下車就跑，埋伏的部隊追上去，把他們一個一個的打死。

「把他帶去！」司機喊着。上臨城開會的大小漢奸二十四個都給押走。其他的乘客也暫時的看住。

「炸了吧，江隊長！」車上的東西搬走後，帶炸藥的士兵問那個司機。「炸吧！」瞬時機車炸倒了，幾個車廂也跟着倒下來。

不整齊的行列離開了鐵路，大隊長講着勝利的經過，鐵路游擊隊每個人都帶點東西，押着漢奸隊，含着愉快的微笑，踏上勝利的歸程。

x

x

x

夜半，斜月西照，臨潼鐵路敵偽騎兵全體出動搜查。沿鐵路的愛護村起了很大的騷動，老百姓從夢中驚醒，家家戶戶都忙着小心應付，「皇軍」的衣袋裏乘機裝了一些東西，老百姓閉着眼不敢做聲。日本騎兵從這村跑到那村。

天亮了，「皇軍」還在搜查，「毛猴子」一個也不見。

## 八、送殯

陶林鎮的大地主曹福詩，是附近有名的活閻王，他剝削農民的方法，真是無奇不有。老百姓背後不叫他曹福詩，而叫他「早不死」。

日本兵到了鎮上，他打起膏藥牌的旗子，迎接日本鬼子，又出面組織偽維持會，自己當會長。

以後「早不死」更加厲害，替日本人要糧要款，要勞工修砲台，要小雞，要白麵……還要花姑娘。老百姓更恨他「早不死」！

夏天的時候，「早不死」的父親病死了，於是曹府上忙起來了，發訃告，辦喪事，請了道士和尚，做了七七四十九天的超度。

遠近的親戚朋友，維持會長，偽軍官，連縣裏的縣長和日本中隊長，都派代表來弔喪，真是車水馬龍，好不熱鬧。

出殯那一天，更是排場。棺材外罩是用金銀紙紮成的，上面紮着龍鳳，還有一些故事。一隊隊的

吹鼓手，拿輓轎的，拿牌幡的，拿花圈的，抬魂轎的……連送殯的和孝子孝孫，排起來，有幾里地長。

送殯的人，除了官府衙門，書香門第的親戚朋友，連中農，小商人，佃戶，遠的近的，生人熟人都來參加。

送殯的行列，在鎮裏街上繞了一圈。看熱鬧的人擠滿了大街小巷。

行列走到南門，守門的僞軍把大門打開。大隊出了南門，看熱鬧的更是人山人海。四鄉的農民丟下他們的莊稼活，跑來看這種百年不過的熱鬧。

「真是，人家活着威風，死了更威風。咱窮人死了，連個破蓆都買不起。」一個農民讚嘆的說。

「這一天花的錢，給咱窮人不知過幾輩子。」另一個說。

有個青年漢子，看見一個大幡，在險前晃過去，上寫着：「金童接引西天去」，便有意氣的說：「讓金童把這些人都引上西天去，省得老百姓遭殃！」說着說着在人堆裏不見了。

大隊的前頭走到曹家的墳塋地的時候，忽然聽見行列裏發出「拍拍」兩聲槍聲。立刻一場大亂，很多人四散亂跑。旌幟花圈丟了滿地，棺材也丟在路旁，鮮艷的紙罩子都踩壞了。吹鼓手停止了奏樂。一個排負責維持秩序的僞軍，急忙找個地形爬下，無目標的向天空上放槍。

很快的，很快的，所有的人都跑散了。只有孝子曹福壽，一個僞軍官和三個漢奸頭子沒跑掉，他們被十幾個穿的潤綽的送殯的逮住。很顯然的，這十幾個不速之客是早有了計劃，他們三個捉一個，下亮槍，對着漢奸們的後背。



『叫他們不準打槍！』一個送殮的下命令給『早不死』。

『弟兄們，不要打槍呀！不要打槍呀！』『早不死』向那排偽軍大聲喊，哭喪着臉。

『不要打槍呀！不要打着自己的人呀！』那個偽軍官也帮着喊。

『叫他們回去！不然要你的狗命。』

『早不死』沒有辦法，大聲叫偽軍們回去。

十幾個送殮的，像老鷹抓小雞似的，押着五個老百姓痛恨的漢奸頭，唱着：『游擊戰，敵後方，剷除偽政府……』走向抗日根據地。

## 九、歸來

除夕的早晨，×據點突然開來四十幾個『皇軍』，是中村上尉率領來的。晚上，中村到和平救國軍獨立營營部，對正副營長談了很久，最後很鄭重地又說一遍：『過年後兩三天，這個營無論如何要開到濟南訓練，這是聯隊長的命令……』

張營長知道開到濟南是非常危險，他想盡一切話推諉都不成，然而陳副營長却意外地贊成這次調動，他對張營長說：『老張，到濟南去是很好的，弟兄們都願開到大城市去駐，而且隊伍也該訓練一下，不訓練怎能打勝仗？』他高興地乾了一杯酒，又敬中村一杯。

『副營長說的真對！』中村說。

『到濟南駐多舒服，老張，別再猶豫……』又痛飲了一杯。有點醉意，中村臨走又把命令重說一遍。張營長皺着臉，對營副起着懷疑：『老陳，你玩什麼把戲？你爲什麼主張開到濟南去？你難道……』陳營副很沉着地沒有回答，他叫屋裏的護兵到外面去。

『難道你願意上濟南去送死，願意把全營二百多弟兄給解散嗎？』老張追問着。

『別急！老張，我沒有這樣傻，你也知道，中村是個死直的傢伙，你看他一來就在各要道上碉堡裏佈了崗，說是叫我們休息，實際上是把我們軟困起來，你推諉懇求全是白搭，我知道聯隊長再不會叫我們活着，我們與八路軍的關係他全知道了，前天八路軍送來的信不是說嗎？這次鬼子掃蕩山區時，我們去送信的便衣回來時被鬼子抓去，今早中村突然開來，不是沒有原因……』

『那你爲什麼主張上濟南？』

『如果我們不願意去，他看出我們知道他的來意，那他更一定嚴厲的監視我們，過了兩天，全營不就完了嗎？……』

『那你有什麼辦法？』

『辦法？』老陳跑到門口看一下，便把自己預定的計策一五一十的告訴老張，老張不禁贊嘆老陳的智謀。

x

x

x

元旦清早，陳營副派通訊員給中村送信，上面寫着：『今天是元旦，鎮上的維持會和民衆知道我們要走了，送很多酒肉來慰勞做營和皇軍，另外敵營亦準備一點酒肉來慰勞皇軍，特請隊長暨全體皇軍

到敵營來歡宴……我已把張營長說服了，並決定明早出發……」

另外寫明他的太太親手做幾個好菜請中村吃，中村本來就喜歡營副的太太，他想到濟南後，可以弄到身邊來。於是他便命令全體皇軍都去聚餐，只留下幾個哨兵。

教堂裏酒氣醞人，『皇軍』喝的頭暈眼花，連那幾個站崗的皇軍，也被請來乾杯。有的幾乎坐不住椅子，有的靠在桌子上癱睡，和平救國軍因明天出發奉命不許多飲，但也有很少數的喝醉了。

張營長，陳營副和他的太太，三個人陪着中村在教堂對面樓上痛飲。太太一杯一杯的往中村口邊送，中村忘掉一切地笑嗶嗶的喝着，最後竟摟起太太來。老陳看他醉了，這時候一個排長送一瓶啤酒來。老陳知道時機到了，他悄悄地拔出手槍，中村正沉視在太太的一雙黑秀的眼珠上，沒有防到『拍拍』的打來兩槍，他怪叫一聲，太陽穴出血了，身體翻倒在樓板上。像晴天一聲霹靂，立刻把教堂裏的『皇軍』一部份驚醒了，但他們聽不聽指揮了又倒在地上，幾個獨立營的連長制止着那些不知所以也有點騷動的士兵。

迅速的從教堂後面跑進一排全副武裝的和平救國軍，這是營長最親信的一個排，專門保護營部的。他們打死二十多個要反抗的鬼子，其餘的還醉醺醺的就捆上了。

全營的戰士，立刻在教堂集合，陳營副開始有力的演講：『弟兄們！今天是新年，大家本來都該痛快地過個年，可是日本鬼子不讓，這回中村來說：要送我們上濟南訓練，實在是押我們上濟南去編散，並且要殺我和營長，也許全體都不能活着，大家願意送死去嗎？』

『不願意！』像雷一樣的響聲，在教堂裏轟動。

『對！所以我們就商量解決這幾個鬼子，平時鬼子罵我們亡國奴，可以隨便壓迫我們，老百姓罵我們是漢奸，我們到處爲難，我們再不能忍受了。今天是新年，我們應該開始新生活，我們要反正！反正！只有趕走鬼子才能有出路，當和平救國軍是死路，走不通！反正！反正！……』

『反正！』『反正』全場人沸騰了。

x

x

x

黃昏，押着一串鬼子，算常見面禮，開進山裏。

第二天，八路軍二支隊開了一個盛大的歡迎晚會。

## 十、雞 疋虫

周大嫂帶了小妮子，從敵佔區逃到抗日根據地以後，日子一天比一天強。莊長幫助安家，讓她給莊上的民兵合作社紡綫，每天能紡六兩花，賺的錢够養活一家兩口人。上年三月天，她把剩下的錢，買了十個小雞，養了一年多，還剩下四個母雞一個公雞，四個母雞每天給她下三個蛋。

周大嫂在雞蛋上打了主意：她是一個蛋也捨不得吃，把下的雞蛋積起來，逢到趕集，她用小筐提到集上賣錢，準備積到二百元，好在集上剪一丈花布，給她那八歲的小妮子做一套新衣服，讓小妮子去上學。

現在，周大嫂身上已經積下一百七十元，筐裏面已經積下五十多個雞蛋。她準備明天去趕集，賣了雞蛋買花布。

這天下午，周大嫂正在紡績，忽然聽見遠處轟轟砲響，經驗告訴周大嫂，日本鬼子又出來掃蕩了。周大嫂不慌不忙的收拾東西，她和全莊的人，都有反掃蕩的經驗。她先把幾升糧食和紡車，還有一些零用東西，埋在預先挖好的地窖裏。然後收拾破舖蓋，捎上乾煎餅，跟着莊裏人，一塊跑到山溝裏躲起來。

周大嫂鎖上門，領着小妮子往莊外跑；剛跑出莊，她想起掛在柱上的筐裏，還有五十多個雞蛋，她告訴小妮子看好東西，自己又跑進莊。快跑到家門口，突然一個砲彈落在不遠的地方，周大嫂嚇的摔了一跤。爬起來，就往莊外跑。

鬼子進莊了，莊上連個人毛也找不着。鬼子用刺刀把鎖門的鎖劈開，用東洋足把門踢開，進屋去翻箱倒籠。翻來翻去淨些破爛，好東西都早埋起來了，鬼子對老百姓這種空室清野，又頭痛又惱火。於是他們用槍打死帶不走的豬，割下豬頭，剝去豬蹄，剝去豬皮，然後放鍋裏煮。有的鬼子用槍，打着到處亂飛的小雞。

幾個鬼子上周大嫂家，翻來翻去，一無所得。有個鬼子拾一下頭，取下一個筐子，看見滿滿一筐雞蛋，樂的跳起來。哇啦哇啦的說完了鬼子話，便把雞蛋放在鍋裏煮。

雞蛋煮熟了，鬼子拿出鍋來，正準備痛快的吃他的勝利品，忽聽見「噠噠噠……轟轟……」三面響起機關槍，還有手榴彈，鬼子顧不得吃雞蛋，拿着槍往外跑。

仗打了一個多鐘頭，鬼子見天快黑了，匆忙地拖着死屍，拉着傷兵，用大砲開路，突圍逃命。

八路軍進莊了，他們搜索了一遍，在莊裏待了不到半點鐘，弄清了情況，便朝着鬼子逃跑的方向去追擊。

晚上，槍聲沉寂了，莊裏人陸續的回家，周大嫂也領着小妮子回家。一路上，她揪心着五個小雞和一筐雞蛋，她尋思一定叫鬼子給吃了。一到家，她先到雞窩裏看看，四個母雞一個公雞，一個也不少，她敢下一層心事。她又進門去，到柱上去找小筐，小筐不見了，她找到洋火，點上燈。只見小筐空空的在矮桌子上，滿地白雞蛋皮。周大嫂一看生氣的罵起來：

『該死的日本鬼子，吃不死你們，誰吃了雞蛋，誰今天晚上叫他肚子痛死，明天出門碰上槍子！』小妮子看見雞蛋叫人家吃了，知道花衣服這一下穿不成了，便嗚嗚的哭起來。

周大嫂又檢查各樣東西，見樣樣沒少。當她辦飯的時候，她從一個放鹽的小瓦罐裏，摸出三張十元的北海票（山東解放區的鈔票），還有一張紙條，上面寫着鉛筆字，周大嫂滿心奇怪，自己又一字不識，她飯也不吃，一個勁上小學校去，找到了先生，叫先生讀給他聽：

『我連聽說鬼子上這莊來搶掠，奉命令起來打鬼子，一股勁走了三十里，早飯沒有吃，大家夥兒肚子餓壞了，在你家裏小桌上，見到有煮熟的雞蛋，共五十七個，我們想是鬼子煮的沒吃成，我們商量一下，便分着吃了。按市價一塊錢兩個，我們留下三十元。我們沒得到房東同意，很對不住，我們又急着要追鬼子了。』

#### 八路軍老×團一連三班上

周大嫂聽了，心裏又高興又懊悔，她連聲的說：『真是的，八路同志吃了還留下錢，俺還以為是鬼子吃了，瞎罵了一陣，真該打自己的嘴巴！真該打自己的嘴巴！』

## 十一、好媽媽

誰都說王大娘是個好媽媽。十六年前她才二十五歲，男人得病死了，丟下二畝薄地兩間草房。還丟下一個不滿兩週歲的兒子。王大娘一把屎一把尿的拉巴孩子；一陣眼淚一陣心酸的熬着窮日子。

有人勸王大娘改嫁，王大娘搖頭說：『受點罪算什麼？只要把孩子拉巴大了，也就對得起孩子罷爹。』說着說着，王大娘掉下眼淚。

孩子是王大娘的命根，孩子也是王大娘的盼頭。有了這個盼頭，她不肯改嫁。爲了這個盼頭，她寧願受折騰。

白天，他有時帶着孩子，有時把孩子寄在鄰居家，自己下地做活；黑天，她還得回家做飯，攤煎餅，洗尿布。有時腰酸的快斷了，小脚走的疼壞了，她還是不左心的做活。

每年春天，王大娘總是自己打楊柳芽，挖野菜吃。把僅有的一點點糧食，做飯給孩子吃。

有年秋收不好，第二年春天，村裏餓死不少人，王大娘想盡一切法子，自己挨餓受罪，也讓兒子吃飽。

好容易熬過十六個年頭，王大娘看見兒子一年比一年長大，她心裏一年比一年明亮。王大娘常常微笑的回憶，她對得起死了的男人，她的苦沒有白受。

她的兒子名叫玉山，從小就跟她娘下地做活，學了一手侍弄莊稼的本事。身體長的很結實。現

在，除了畏懼以外，他總不讓媽媽下地。王大娘也樂的享受兒子這一片孝心。

一九四一年，王大娘這個村，已經是兩年的抗日根據地了。

秋天，日本鬼子發兵掃蕩抱犇固山區（魯南），到處按釘子（據點），按下釘子就清剿。

有一天下午，十幾個鬼子出來清剿。在嶺頭上，碰着三個八路便衣。兩下開火了。八路便衣打着卜殼槍，因為人少，所以打一下就退進王大娘住的這個村。

王大娘的家就在村口，有個八路便衣腿上負傷，就跑到王大娘家裏。

村裏的人聽說鬼子來了，都忙着跑反，王大娘和王山也正收拾東西。娘兒倆見八路便衣上家來，連忙把他藏在屋後草垛裏。

王大娘叫王山先跑，她說她年紀大了，還有傷兵在家，她不跑。王山收拾了東西，正往村外跑，沒想到迎面碰上一個鬼子。王山嚇了一跳，急忙往家裏跑。鬼子在後面追，還打了兩槍，沒打中。王山跑到家，鬼子也追上門。鬼子一把抓住王山，王山混身打哆嗦。

『你的八路壞壞的！』鬼子說。

王山嚇的說不出話來。王大娘忙向鬼子哀求道：『老爺，他不是八路，是俺的兒。』鬼子打量了王山一下說：『什麼你的兒，我看是八路。』

『老爺，他不是八路。』

『不是八路，跑的幹活的？』



鬼子硬說是八路，硬要把王山拉走。

王山拚命的掙扎，王大娘也急着掩護着兒子，不叫鬼子拉走。

鬼子氣火了，罵一聲『巴格』，照王山頭上打上一槍，王山應聲倒下去，鬼子得意地走了。

王大娘撲在兒子身上，她見兒子斷了氣，便哭的死去活來。她的一切完了，她的盼頭斷了，她十六年的罪白受了。越想越大聲哭。

哭有啥用？死人哭不活。天黑了，王大娘想起草垛裏還藏着一個負傷的八路便衣。她丟下死人，跑到外面打聽，知道鬼子走了，便把那便衣找出來。

王大娘哭着說：『同志呵！鬼子把俺兒打死了。同志，不看死人看着活人，快跟我走，鬼子明天還會來。』

王大娘給他包好傷口，捎上乾糧，悄悄地扶着那便衣，走出離村一里外的一個秘密的山洞裏藏起來。

幾天以後，鬼子在這村裏按下臨時據點。這一下，王大娘給那負傷的同志送水送飯，雖添了不少的困難。但她想到自己死了的兒子，想到八路軍一定能打走鬼子，替她兒子報仇。她戰勝了恐懼，仍不斷瞞過鬼子，給那傷兵送飯送水。

有一次，天剛黑，王大娘又去送飯。不巧叫鬼子哨兵抓住了。

『你的什麼幹活去？天黑了外面去的不成？』鬼子問。

『俺不不……幹什麼……』王大娘結結巴巴的答。

『你的飯的水的有，你的不幹什麼？』

王大娘臨急想到村裏好多姑娘，還在山裏，便撒謊的說：『給鄰居的姑娘送飯去。』

鬼子也知道這村的姑娘壯丁都跑了，便說：『你叫姑娘的回來；害怕的沒有，皇軍好好的。叫她通通的，通通的回來的。』

就這樣，王大娘瞞過了鬼子。

那負傷的同志漸漸的好了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對王大娘說：

『大娘，你救我一條命，你真是我的好媽媽，我的再生娘。我傷快好了，我今晚就去找部隊，我回去一定多殺幾個鬼子，替大哥報仇。』

鬼子的秋季掃蕩被粉碎了，部隊又上王大娘村上住。部隊上知道王大娘的故事，便每天派人幫大娘做活。那個便衣也常到大娘家，每次都像小孩似的叫她『好媽媽』。

王大娘見同志們天天給她挑水，掃地，打柴……春天又幫她搗糞，送糞，犁地；夏天幫她鋤草，割麥子，秋天幫他砍高粱。一切的一切，都比兒子在時還強。

於是王大娘想：『死了一個兒子，現在這樣多的八路軍，都像親兒一樣的喊她大娘，給她做活……』想到這裏，她的心又明亮了，她興奮地流下眼淚。

## 十二、送郎上戰場

春天來了，整個濱海解放區，充滿了歡笑溫暖的氣氛；鑼鼓聲在每一個村莊揚溢着，熱血在每一個人心中沸騰着，秧歌隊從這莊扭到那莊。

成羣的馬隊，載着披紅戴花的參軍青年；成列的花轎裏，坐着光榮出征的男兒。牽馬和抬轎的不是村幹部就是區幹部，連區長縣長也參加抬轎。

有兩座花轎最引人注意，抬轎的不是幹部，也不是男兒漢，而是一羣未出嫁的大姑娘，她們拖着長辮子，踏着才放開不久的小脚，一步也不落後的趕上行列。在路旁參觀的男女老少，都用熱烈的掌聲來喊着『歡迎』！

這一羣抬轎的大姑娘，是大嶺的婦女識字班，裏面有個隊長，名叫張玉蘭。她們今天到縣裏來參加歡送新戰士大會。

大會開了一天，會場上人山人海，歡呼的口號聲，掌聲，一陣接着一陣。送兒子的父母，送丈夫的妻子，和縣長區長們，坐在主席台上，胸前掛着大紅花。

天快黑了，大會開完了。有組織的沒組織的羣衆，各奔自己的路，每個人心中，却共同的印滿着：『光榮光榮……』

大嶺的婦女識字班，在往回走的路上，歡笑的唱着歌，談這個談那個。只有張玉蘭一人，自己默

默地走路，一句話不說。

張玉蘭這幾天在動員參軍中，總有點心事，今天的心事特別重，她這一整天，兩個大黑眼，總在參軍的青年中，想找出山前村的高順三，然而她沒有找着，她眼圈紅了，她失望了。

她這幾天，動員了三個青年參軍，她心裏想：自己的未婚夫高順三，也一定會去參軍，沒想到今天參軍的好漢中，竟沒有他的影子。這叫她有什麼臉再動員旁人，有什麼臉再見人？

一個民兵副隊長，在這參軍的熱潮中，竟守在家裏抹炕沿，是多麼丟人呵！張玉蘭越想越難過，回到家裏，她爬在炕上就哭起來。她娘問她哭什麼，她就是不說。

張玉蘭下決心，一定要叫她未婚夫去參軍，但有什麼法子呢？上山前村找他，用道理動員他？一來人家不會笑話沒有過門的閨女，竟跑到婆家？二來他們倆雖在不久一次全區村幹聯席會上見過面，也沒說過一句話，只是兩個紅着臉點點頭。要是找上他，話怎樣開頭呢？

她又想：『現在不是反對封建麼？誰笑話我誰就是封建腦瓜，誰就是落後；』於是她便下了決心，明天去找他。但立刻就覺得臉上發燒，心裏撲通撲通的跳，她又失去了勇氣。

最後她決定：還是先寫一封信去，要是他還不去參軍，再去找他。『對，就這樣辦！』她自言自語的。找了一枝鉛筆，用她三年來學的字，在誠字本子上寫起信，寫了又撕掉，撕了又寫，費了老大力，才寫完。寫完了，她自己看了幾遍，覺得妥當了，才從本子上撕下來。雖然上面還有幾個白字，但她不覺的。那信上這樣寫着：——

『順三同志：』

那天區上開會，你也參加了會，會上區長說的明明白白，叫各村好照（號召）青年去參軍，參軍不爲別的，爲着打鬼子保位（衛）家鄉，今天會上沒見你參軍，你爲什麼不去參軍？我還勸員村上三個青年去參軍呢，你是民兵副隊長，自己在家裏抹炕沿，多掉（丟）人呵，我盼你敢（趕）快去參軍是盼。見了信給回個信。致

敬禮

張玉蘭十六日

張玉蘭一宿睡不着，天一亮她就出門，找到兒童團裏的小栓子，給她把信捎給高順三，小心吩咐小栓子別把信交給別人。

小栓子走了以後，張玉蘭心裏一種異樣的滋味，是高興呢還是煩惱？是害羞呢還是憂慮？她自己說不出。她老是望着日頭，一會她想小栓子大約到了嶺上；一會她想小栓子到了溝裏；一會她想小栓子到了山前村。呀，是他——高順三折開信了……想着想着，她的心快跳出來了，臉上起了一陣紅暈。

太陽也像有意搗亂，老是在一個地方不走，往日，一會天就黑了；今天好像特別的長，等老半天還不過晌午。

太陽偏西的時候，小栓子回來了，他見了張玉蘭。

『我還以爲你掉下河裏，十里路，來回走了一整天！真急死人。』張玉蘭說。

『好好好，人家給你白跑腿，你還罵人家掉下水！』說完，小栓子轉身就走。

『小栓，小栓，給你開玩笑，別走。』張玉蘭追上，一把抓住小栓子。『回信呢？』

『沒——有——』小栓子故意的答。

『小栓子，好兄弟，把信給我。』

『說沒有就沒有，誰跟你鬧着玩。』

『真的沒有？』

『真的沒有！』

『沒說什麼？你就回來！』

『沒說什麼，他就說：小栓子你回去吧！』

張玉蘭低下頭，一陣心酸，幾乎哭出來，轉身就要走。

『玉蘭姊，別走，這不是回信嗎？』

張玉蘭回過頭，撲嗤一笑，伸手打了一下小栓子，把信搶過來。

張玉蘭回到家中，拿着信一字一字的看了幾遍，看完了又爬在炕上哭起來。什麼老娘年紀大，什麼地沒有人種，什麼什麼……一大堆理由，還不是藉口？這樣落後，還當幹部？於是她下決心和他見面談一次，要是再頑固，她就和他……她再想不下去，越想越想哭。

x

x

x

由民兵隊長的幫助，一對未婚夫妻在民兵隊長家裏談起話來，兩個人都紅着臉，低着頭。

『……別人去參軍，就沒有娘？就沒有地？這都不是理由。你是村裏的幹部，自己都不想去參軍，怪不得你們村上只去了兩個參軍的。』

『這些道理都知道，就是……』高順三想說『就是爲了你』，但說不出口。

『就是什麼？我恨自己是個女人，恨俺娘從小給裹腳，不能去參軍，像你這樣男子漢……』說着說着，張玉蘭掉下眼淚。

『你不明白我的心事……』高順三抬起頭歇一下張玉蘭，正好她也在偷歇他，兩對眼碰在一起，她已經猜到七八成，便說：

『我明白，咱倆都還年青，打走鬼子回來也不晚……再說，八路來了，咱們窮人才翻了身，要是大家都不參加八路軍，鬼子打不走，別說翻身，性命保得住保不住都說不定。娘年紀大，你走了，我會去照顧，地自有代耕隊，這些你都知，你還是去報名！』

高順三聽了未婚妻一大套道理，仍不做聲。

『怎樣？給你說不通，不願去嗎？你要是不去，咱倆的……』她停了一下，又鼓起勇氣說下去：『你不去參軍，咱倆的親事往後再別提了……』她又哭了。

高順三沒有想到她這樣堅決。本來他也想去參軍，就是對未婚妻放心不下；他怕自己去參軍，日子長了，要是將來她講起自由，又不愛他怎樣辦？於是他說：『我也想去參軍，只要你答應一個條件。』

『只要你去參軍，別說一個條件，就是兩個三個也答應。你說吧！什麼條件？』

『結婚。』

『結婚？……』張玉蘭頓時一陣臉紅，她想了一下說：『好，我答應，什麼時候？』

『後天，後天結婚，大後天我就去參軍。』

在另一個歡送參軍的大會上，張玉蘭再不是去抬轎，而是騎在大馬上。她和騎着大馬走在前頭的丈夫高順三一樣：紅采綢斜披在身上；大紅花掛在胸前；無數觀眾見他們一對新婚夫妻走過來，便『拍拍』的拍着巴掌。

張玉蘭和上次開會完全兩樣，她笑瞇瞇的坐在台上。

## 十二、『多多』

魯南山區被敵人蠶食以後，到一九四二年，剩下四十里長幾里寬的一塊根據地，日本鬼子和國民黨的隊伍時常向我們夾擊。

有人開玩笑的說：『魯南的黨政軍民站在一條綫上；一槍可以打穿根據地。』這是一點也不假。困難多着呢！沒有吃，這是頭一個困難。人是鐵，飯是鋼，不吃飯怎能打仗？老百姓的烟筒常常不冒烟，八路軍的同志天天勒緊褲腰帶。

『指導員，再講一個故事，反正上士還沒回來，開飯早着呢！』

『好，我給大家講一個吃皮帶的故事。紅軍長征過草地的時候，他們吃完了帶着的青裸麥，在無



邊的草地上，忍飢受寒，有的同志餓的沒有法子，把皮帶和皮底鞋的皮，都泡起來煮着吃……」

「可惜我穿的不是皮底鞋，不然我馬上煮着它吃。」一個戰士小聲的嘀咕着。

「布底鞋一樣可以吃，味道還好，不信你脫下來開開，不是和鹹魚一樣嗎？」另一個戰士小聲的  
回答他。

「上士回來了！」不知那個說了一句令人興奮的話，二百多隻眼睛朝着一個方向望去。果然上士  
回來了，後面跟着兩個挑担子老百姓，担子裏面盛着正在冒熱氣的「多多」。

「同志們，今天的課上了四個半鐘頭，現在已經下兩點了，同志們早飯還沒吃，大家肚子餓不  
餓？」指導員問。

「不餓！」大家一致的回答。

「不餓是假的，不過同志們知道老百姓也在挨餓；老百姓把他們唯一的一點點豆餅，地瓜秧子，  
都給我們吃了。同志們！我們不能白吃老百姓的「多多」，今天晚上我們要打下南面那個據點，替老百  
姓除害，大家有把握沒有？」

「有把握！」聲音像個響雷，從這個聲音裏，誰能說他們正在挨餓呢！

「多多」是用豆餅，乾地瓜秧子堆成麵，和糠、榆樹皮麵做成的窩窩頭。

這種窩窩頭，在飢餓時候吃起來，比飽的時候吃饅頭，不知要好多少倍？就是有一個缺點，吃  
少了很快就害餓，吃多了肚子發脹，產生消化不良，能使每個人都變成砲兵！

事。

『步兵加砲兵，怪不得敵人的據點一下就打開了！』老張最後一個躺在床上，啦起前天打據點的事。

『老張，你是個詩人，馬耶可夫斯基把詩比成炸彈，現在你既有炸彈，還有砲彈，下回打仗一定請你參加。』老李說。

『轟！』從老張的床舖上發出一砲，惹的老韓哈哈大笑。

『老張攻據點，老韓笑嘻嘻，老韓你別喜，小心你在威力圈裏！』老李像念詩似的念完了，便發出一砲。引起全屋都哈哈大笑。

『大家請勿笑，笑多餓肚子，不如早休息，明天早點起。』老郭提議式的唸起來。

『明天早點起，桌上編稿子，編好兩個版，還不餵肚皮。』老王也和起來。

『老王別着急，安心編稿子，編完四個版，再吃也不遲。』

『老張太洩氣，說話不講理，明天開早飯……同志們你說明天早飯什麼時候開？』（大家問：什麼時候？）月亮出來時。』

哈哈哈哈哈……全屋充滿了歡笑。

x

x

x

太陽偏西了，早飯還沒開，史大貴的肚子裏，像有蟲子在吃他的腸子，一陣一陣的難受，坐也不是，臥也不成，他索性拿起槍，到院子裏，前進後退的，『殺呀』，『殺呀』的刺起槍來。刺了一回，不成，肚子更餓，於是他放下槍，上外面蹣跚，希望能意外地找到點東西吃。

史大貴到一家老百姓屋裏，看見老鄉在磨上推着花生殼。史大貴搖搖頭出來了。

史大貴到另一家老鄉家裏，見到一位大娘正用水在洗榆樹葉子，史大貴搖搖頭出來了。

史大貴到了第三家，看見一個大嫂，無精打采的坐在炕沿上流眼淚，炕上躺着一個六七歲的小男孩，骨頭瘦的像乾柴，嘴裏哼呀哼呀的。

那大嫂見了史大貴，便訴起苦來：「同志，小孩他爹上年叫頑固派（國民黨的部隊）打死，俺就指望這小孩，你看他快餓死了，他死了叫俺怎樣活呀？」說罷就大聲哭起來。

史大貴難過的回到班裏，正好班裏開飯了，每個人發六個熱「多多」，「多多」發出誘惑人的香味。

史大貴拿起「多多」，一氣跑到那大嫂家裏，把「多多」放在炕上說：

「大嫂，這幾個「多多」給你小孩吃。」說完了轉身跑出去。

那大嫂跟着到門口喊：「同志，你留下吃吧！留下自己吃吧！」

x

x

x

別輕視這些吃「多多」的人們，他們有鋼鐵一般的力量！他們消滅過配合鬼子進攻的中央軍九十二軍一個師之後，接着打死舉世聞名的賞匪劉黑七（劉桂堂），打死大漢奸榮子恆，活捉大漢奸申從舟，拔掉鬼子的據點，……這些都是人民的害蟲，他們堅決為人民除害！

一九四四年的魯南，已經不是一槍可以打穿的魯南，而是千鎗百鍊的堅強的抗日陣地了。

## 十四、歸隊

新年快到了，全連戰士很喜歡，獨獨三班的劉二愁眉不展，他想家的念頭更加厲害了。

這兩晚上他總是夢見他年青的老婆和活潑的孩子。他想在過年的時候，家裏一定很掛念他，無論如何他要回家去看看她們，然而指導員却沒有准他假。

除夕那一夜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半夜悄悄地離開隊伍；翻過兩個大山，雞叫的時候，到了離開八個月的故鄉。

x

x

x

元旦日，全村的人都知道老劉二從八路軍回來，大家都去慰問他；有的給他送一些東西，劉二嫂也給他預備了好酒菜；還殺了一隻雞給他下酒，他心滿意足的吃了一頓。

「昨天晚上和小虎兒想念你，今天你可真回來了！」劉二嫂很體貼地說，但劉二卻沒回答。「你請幾天假？」這句話可把劉二問住了，他不好意思說開小差，只得含糊答應了。

第二天，劉二嫂看見他鞋已經破了，便這樣說：「要是再住幾天，我給做雙新鞋子。」劉二以為她不願他離開，於是他回答說：「以後再做吧！我不回去了。」「怎麼你不回去了！你沒有請假？」真情問出來了。開小差對劉二嫂簡直是侮辱，於是勸他回部隊，但劉二心裏却不願意。

第三天，二嫂勸他，他仍不歸隊。

第四天，小虎兒學會一個歌，回家唱着：「當八路，打日本，真光榮！開小差，跑回家，真丟人，爸爸真丟人！」劉二還不在乎，要抱小虎兒，可是小虎兒跑開他，口裏還說：「爸爸開小差，我不和你玩！」晚上，劉二嫂和小虎兒跑到鍋屋去睡覺，弄得他一個人冷清清睡不下，非常苦悶。

第五天，家裏沒人理他，他想跑到王興家解解愁，在路上碰着兩個兒童團小孩，口裏唱着：「開小差，真丟人，劉二真丟人！」劉二心裏好難受，每個字像針一樣刺着他的心。

到王興家，王興冷淡地請他坐下，並用諷刺的口調對他說：「可惜我跛了一條腿，不然，我一定參加八路軍打鬼子，男子漢在家裏守老婆，太沒出息！」劉二想不到他最好的老朋友說出這樣的話。

又碰了一鼻子灰。回家時，他越想越難爲情。他感到大家都瞧不起他，連兒童團小鬼，連自己老婆兒子都罵他丟人。他又想到元旦那一天，全村對他那樣好，原是以爲他是從八路軍請假回家，現在感到家鄉還不如在部隊好，真是無臉見人，於是決定回部隊去。

「實在真不該，害得你也無臉到婦救會去，我要回隊伍去。」劉二堅決的說了後。劉二嫂又重新喜歡起來，晚上溫存的鼓動他一番，叫他好好打鬼子，不要惦掛家裏，家裏日子過得好，種地時有人來幫忙。

劉二歸隊的消息全村知道了，當他出發那一天，婦救會送他兩雙鞋，兩條手巾，一雙襪子。老朋友王興送來五塊錢；並說家裏事他一定幫忙。

又回隊上，劉二很坦白的向連長指導員承認錯誤，在軍人大會上他向全體承認錯誤。並且願意受

處罰。

從此以後，劉二又是一位好同志，他成爲學習努力，工作積極作戰勇敢的好戰士。

## 十五、女戰士們

在八路軍一個被服廠裏，二十幾個生產戰綫上的女戰士，日夜加緊在忙着。於是前綫的戰士們很快的都變成一個整齊的新樣子，穿着新軍裝，戴新帽子，綁新綁帶，還有新鞋子。

陳三嫂子手裏那根針每天比別人多忙兩小時，她總是一邊縫一邊哼着剛學會的那幾個歌子。

「三嫂子妳縫得這樣結實，要是恰好發給陳三哥穿，陳三哥該多麼喜歡呀！」十五歲的阿蘭總是愛說俏皮話。

「發給那個同志穿不一樣！」陳三嫂微微抬起頭，瞪她一眼，像報復似的說：「阿蘭，我看妳年紀也不小了，將來可以嫁給一個自己喜歡的八路軍，妳可以自己作主，看準了那個，就那個，妳不喜歡自由結婚嗎？」

「俺不嫁！」阿蘭狠狠的撒嬌的說，臉上有點紅。

「妳還當一輩子姑娘？」

「就當一輩姑娘，一輩子在這工廠做活。」

阿蘭是同陳三嫂一塊到工廠來的，已經有五個月了，她從小就沒有父母。在工廠裏大家都喜歡她，

工作好，又活潑、會唱歌、認字又快。她從前一個字也不識，現在已經認得三百多字，年紀大的女工把她當作自己的女兒看，年輕的把她當做親妹妹。

班長來喊上課了，於是二十幾個女戰士都帶着課本、紙、筆談笑地走到樹下去了。

今天的課是談『加緊生產』的問題。下課後阿蘭又再給陳二嫂解釋幾遍；她舉例說：『比如三哥在前方打鬼子，妳在工廠一天這樣努力做活，陳二哥穿起新衣服一定很喜歡，他就多打幾個鬼子……。』的確在學習上她幫助陳二嫂不少，每天晚上都要叫他認一個字。阿蘭常常開玩笑似的說：『三嫂子，好好的學，將來可以給二哥寫信！』陳二嫂雖然聽了總要輕輕打她一下，但心裏也是這樣計算着。

晚飯以後作遊戲，有的下跳棋，有的在圍談，有幾個在唱歌，年紀輕的總是喜歡打克拉克球。阿蘭是打克拉克球的健將，誰也勝不了她。幾個年紀大的老大娘，她們不喜歡作遊戲，有的在學寫字，有的還在作工。這個工廠真像一個幸福的家庭，女工們過着從前所未享受過的生活。

天氣一天天的熱起來，第二套軍衣急着發，工廠便來一個號召，要求加快工作。於是女工們更加緊張起來，白天黑夜都趕着做，運動場上沒有人了，遊戲時間大家都拿着針，每人都比以前在家給丈夫兒子作衣服還要用功，因為她們明瞭這是爲着抗戰。

自然陳三嫂比別人還要加油，她總是等別人休息才停工。有一次她突然半夜起來，縫起衣服來。阿蘭發覺三嫂不在她身邊她也爬起來，看見三嫂在縫軍衣，自己也一聲不響的把下午未縫完的軍衣縫起來。

指導員每次看見陳三嫂這樣努力，總是對她說：「陳三嫂，該歇一歇了！」

然而三嫂總是笑着答：「這算什麼，比家裏還舒服得多了，你看人家趙大姐從前是個千金小姐，現在都這樣努力，我不更應該多出點力嗎？」

於是大家的視綫便集中到趙大姐身上。趙大姐是敵佔區域裏人，家裏有二百多畝地，從前不出閩門的，她會做詩，會繪畫。自從鬼子佔領城裏後，家裏房屋被燒了，唯一親愛的母親被敵人殺死了（父親早年去世）她跟着姑母逃出城外，她總想報仇，可是她一雙三寸金蓮，又不能當兵，於是她決定到工廠來做工；她每縫好一件軍衣，就像打死一個鬼子一樣的快活，每一針都像要插進鬼子胸膛一樣的注意，尤其她懂得抗戰大道理以後，她那過去的小姐習氣也慢慢改了，所以大家很敬愛她。

第二套軍裝又在前綫戰士身上穿着了。有一天指導員召集開會。二十多個女工都有獎品，每個人一條手巾，其中陳三嫂、阿蘭趙大姐是勞動英雄，每個人都發一塊香肥皂，一個日記本，一支自來水筆。

## 十六、牛襲夾倉

山東日照縣的海邊上，有個小集鎮叫夾倉，裏面夾着百十個漢奸隊，修了一個據點。

漢奸隊們常常到附近各村搶東西，抓小雞，拉姑娘。老百姓恨死他們，看他們穿着又髒又短的黃軍裝，送他們一個雅號叫「黃皮」，見他們作惡跟鬼子差不多，又送他們一個雅號叫「差鬼子」。



八路軍的武裝工作隊，知道黃皮們胡作亂爲，常常當他們出來搶掠的時候，大大的教訓他們一頓，打的他們，扔掉包袱，丟下小雞，抱着烏龜頭，縮進烏龜殼。

一九四三年冬天，黃皮們聽到一樁驚人的消息：堅固的贛榆縣城，叫八路軍打下了。黃皮們不但不敢出來搶劫，而且提心吊胆，怕八路來攻打。連連幾次向他的乾爸爸告急，最後日本鬼子派了一個分遣隊來增援，白天抓老百姓修工事，下晚多派幾個黃皮站哨。

黃皮們在站崗時，常常私自禱告，希望八路不要來打他們。

有天晚上，月亮模糊糊，冷風呼呼颯颯。高砲樓裏的『皇軍』，早關着門睡大覺。站在圍牆上的黃皮，身子在寒風裏打哆嗦，眼皮也不斷在打架。

查哨的不斷叫哨兵們注意：『今晚上天氣不好，八路軍詭計多端，他們最喜歡這種天氣攻擊，要加點小心。』

於是哨兵們抖抖精神，睜大眼珠，監視着敵人。風吹樹動，一切可疑的黑影，在哨兵心目中，好像都是八路。

八路來了！你聽，『得得得……』由遠而近，是騎兵，一定是騎兵，哨兵再沉不着氣，『兵兵兵』的打了三槍。

『八路軍的騎兵攻上來了！』一個不沉着的哨兵回去報告，接着四面黃皮都向外打槍。

高砲樓上的鬼子，被槍聲驚醒了，慌張地打着歪把子（機槍），放着擲彈筒。

樓着姨太太睡的正香的黃皮官們，在好夢中驚醒，急忙爬起來。一面下命令叫黃皮們『沉着抵

抗，與陣地共存亡。」一面收拾細軟，準備好便衣，萬一八路攻上，好自己逃生。

槍砲聲還不斷在響，那匹『騎兵』向夾倉園子的鹿柴外，衝過來衝過去，最後被猛烈砲火打倒了。

園子裏的黃皮還在咋咋呼呼，拚命地向一些可疑的黑影子打槍。

說也奇怪，八路軍竟一槍也不回。慢慢的，園子裏也不打槍了。

天亮了，一切顯的很靜寂，沒有見到一個八路的影子，黃皮們沒有個敢出來看看，他們怕中了八路的『詭計』。

還是『皇軍』『勇敢』，端着帶刺刀的三八式，出來三個人搜索。黃皮們也心驚胆怕的跟在後面，端着老套筒土壓五，謹慎地搜索。

果然，在鹿柴外面，他們發現一條被手砲彈炸死的大黃牛。大家圍攏來。

『巴格！什麼的八路騎兵？牛的有！』一個日本兵在牛身上狠狠的刺了一刀，大大的吐了一口氣。

『八格！你們的沒有用的！皇軍的子彈大大的消耗的！』另一個日兵向那些黃皮發脾氣。

黃皮頭子知道是打死一頭牛，便大搖大擺的跑出來，並且集合隊伍訓話：『媽的！你們這些胆小鬼，什麼騎兵，那有帶角的騎兵，往後再有誑報敵情的，一定槍斃！』

黃皮們雖然受了一夜驚，又挨了一頓熊，却意外地得了一頭牛，連忙把這勝利品抬進去剥皮，準備大吃一頓，個個心裏高興，因為他們好久沒敢下鄉搶掠，也好久沒有聞到肉味。

吃啞吧虧的是附近莊上一個老百姓，他剛在夾倉集上買來的一頭牛，因為晚上沒有拴好，那畜生

半夜順大路跑回夾倉，惹出一場笑話。可是他又不肯晴氣，他怕鬼子漢奸向他要子彈費。  
這場『牛襲夾倉』的笑話，也就風快傳遍了日照縣。

## 十七、水野清

水野清操着滿口漂亮的中國話，有人說他是朝鮮人，有人說他是日本人，他自己總不說明是那國人，他說他是位共產主義者，共產主義者是沒有國界的。

水野清是在濟南日本謀略部（高級特務機關）工作，他却經常給八路軍送情報，他說他參加過日本共產黨，他願意日本軍部失敗，日韓人民才能得到解放。

一九四一年，魯中八路軍打銅井的時候，水野清會供給了銅井敵據點的情況，並配合八路軍，將敵人可能增援的要道上一座大橋炸毀，使八路軍順利的打下銅井，消滅守據點的全部日軍，繳獲一挺九二式重機槍。

同年冬天，日寇用了五萬兵力，空前大規模的掃蕩沂蒙山區，水野清把敵人的全部兵力部署、掃蕩日期、進攻路線、全部情況，詳細報告給山東八路軍的指揮部，使八路軍有了充分時間準備。果然敵人大掃蕩的兵力部署，完全和水野清報告的一樣。

在空前殘酷的大掃蕩中，水野清在泰山區出現了，他表面上在那兒主持一個『王道樂土』的『實驗區』，暗中收容了好多八路軍的失散的工作人員和大批的傷兵，他並且給很多老百姓治病，當地老

百姓很敬愛他。

在他的「實驗區」裏，日本兵是不能隨便進去的，因此好多八路軍的傷兵和工作人員，才安全地挨過兩個月的大掃蕩。

水野清對待八路軍的人員，完全以「國際主義者」的態度，給他們飯吃，給他們治傷，並常給他們講解馬克思、列寧主義。他的熱情感動了一位地方上的女同志，她愛上他，並且想和他結婚。

大掃蕩過去了，敵人實行了燒光、殺光、搶光的「三光」政策，沂蒙山區變成一片瓦礫。

幾個月後，水野清率領二十多個八路軍被俘的士兵，帶了二十多條破槍，叛變了日本軍閥，跑到八路軍裏來，他的理由是：工作暴露了，日本特務機關要逮捕他。

在濟南，新民報上大字登載着「水野清事件」，痛罵水野清是叛國罪人，並懸賞捕捉水野清。水野清的老婆也登報聲明說：水野清的叛變天皇，是大和民族的恥辱，他已經是她的敵人，從今後，脫離夫婦關係。

水野清到八路軍不久，情報人員無意中接獲日軍謀略部給水野清一封密信，信中叫水野清安心在八路軍工作，每月薪水給他照領，他的家屬得到很好的照顧。

八路軍的情報機關和保衛部研究這封奇異的信，大部份人都主張這是日本特務機關因為他的叛變，有意謀害他，故意把信落在我們中間，使我們不相信他。但領導的同志却以為這封信裏有陰謀，有高超的計策。

水野清在八路軍中的工作，除

本俘虜談話，教育他們反法西斯的道理以外，就是一心一意

的把列寧主義概論翻譯成日文，  
日本軍中去。

列寧主義概論之後，又寫了幾本反戰的小冊子，準備散佈到

一年過去了，水野清的思想是進步的，水野清的工作是積極的，水野清的生活是樸素的，這一切表現，好像可以說明水野清是忠實於革命事業的。

一年過去了，水野清的一切進步的表現，和他過去爲八路軍的工作，都說明水野清手段是高明的。一年來，山東八路軍的情報部門保衛部門，對水野清的歷史不斷搜集情報，不斷地進行研究。一年來的情報證明：水野清是一位著名的國際間諜。

情報證明：水野清不知是他第幾次的化名，原來的名子沒有人知道。他曾經用極其陰險的手段，參加摧毀了朝鮮共產黨的組織，使朝鮮革命走向失敗！

情報證明：水野清是華北日寇的四大特務之一。一九四〇年，由大連到烟台。

法西斯的日本間諜，固然陰險毒辣，手段固然高明，革命的保衛工作是可以戰勝他的，於是水野清受審判了。

開始，水野清僞裝的誠懇坦白，極力說明他受了莫名的冤枉，他強調他二年來對革命貢獻的事實。經過長期的審訊，以及確實的證據，水野清終於在革命的照妖鏡底下，現了原形。

水野清由一隻陰險的狼，變成一隻馴服的羊了。

水野清的陰謀是巨大的，他下很大本錢，用『放長綫，釣大魚』的方法，然而他失敗了。他的任務是：1、在山東共產黨中發展托洛斯基派；2、挑撥一一五師和山東縱隊的團結；3、瓦解山東八

路軍，4、收集全國八路軍、新四軍的情報。

從他的口供中，知道沂蒙大掃蕩時，水野清給的情報中，也包括一個巨大的陰謀，敵人想用這個確實的情報，使我軍看了害怕離開沂蒙山區，跑到沂河沐河間的平原，讓敵人快速部隊殲滅。另一方面當時敵人掃蕩的目的，是驅逐我軍出山區，好順利地實行三光政策，完全摧毀我山區根據地。然而這狡猾陰險的狼，終是在革命子彈下，一九四三年初秋，像死狗般的埋在枯河灘裏。

## 十八、太田的病

太田中隊長吃的又肥又胖，臉紅脖子粗，結實的像個皮球，誰能說他有病呢？

確實太田是有病的，你看他最近總是愁眉哭臉，不愛說話，老想喝兩杯酒，也許在想名古屋那個漂亮的老婆——害着相思病；也許掛念着家裏的父母和那中等的家產——害想家病，也許吃的太胖，脂肪過多，怕要害腦沖血病，也許是……！

究竟是什麼病，外人猜不出，只有太田自己知道。

自從上次出去討伐，被八路軍打的落花流水，部下被打死了好多，太田親眼看見他們很悲慘的死去之後，便給他種下了病根。

最近聽說又要討伐，他的眉頭鎖的更深了，他的病大概也更重了，可是他的外表，還是那麼肥肥胖胖。

討伐的日期迫近了，太田還是那樣皺着眉頭，沒有辦法。

太田究竟是聰明人，究竟還是有辦法。

這一天，他溜到一家中國老百姓家，有位中年女人正躺在床上呻吟。

「什麼幹活的？」太田問。

「打糞子。」女人的丈夫答。

「什麼的打糞子？」

「發冷發熱的，蚊子咬的。」

太田還是不明白，女人的男人又在地上寫了「瘧疾」二字，太田才高興點點頭說：「明白明白的，大夫的好！」

太田走了。

太田又回來了，他手裏拿了一個注射器，跑到那女人跟前。

「太君，什麼幹活的？」男人問。

「血的要！」太田邊說，邊去抓那女人的胳膊，把那女人嚇的哭起來。

「太君，不行的！恩典恩典的！她有病的。」那男人苦苦哀求。

「有病的我要的。」太田抓的更緊。

「有病不行！」

「什麼不行？我的錢給！」太田從懷裏掏出一張十元的老頭票子（註），丟在炕上，不管三七二一

十一，抓着女人的胳膊，硬從血管裏抽出一管血來，把注射器藏在衣袋裏，轉身對男人說：『錢的給你，不許說話的，有人知道，你的死了死了的！』

女人嚇昏了，男人拿着十塊錢，莫明其妙的走到門口，看見太田胖胖的背影走遠了。

兩天後，太田中隊長真的病了，發冷發熱，和那女人害着一樣的病。

又過兩天，上面討伐的命令下來了，太田正發冷發熱的利害，六月天，蓋着兩床被子，他一面的癢抖一面看着命令，他高興的笑了。

X

X

X

滿地的莊稼倒了，『皇軍』照例又要舉行秋季掃蕩了。

太田中隊長，又皺着眉頭，哭喪着臉，他的病大概又要犯了。

太田老是皺着眉頭，沒有辦法。

太田究竟是聰明的，他還是要想辦法。

他跑到上次那個老百姓家，他看見上次害病那女人正在門口推磨。那女人看見是太田中隊長，嚇的跑進去。

太田垂頭走回來，他找了幾個老百姓，問中國藥，有什麼吃下能拉肚子的，他想上次打擺子太苦了，還是肚子疼痛快些。但沒有人告訴他，最後他找到一位老頭子。老頭子告訴他中藥裏『巴豆』(註二)能拉肚子。

太田很高興，跑到中藥舖去買『巴豆』，他買了一小包『巴豆』麵，花了二十元老頭票，中藥舖



開始不敢賣，賣後又不敢要錢，但太田却很和氣叫他收下。

太田回來了，把一包『巴豆』麵一次吃下，他吃的份量太多，不到半小時，就瀉起肚子來，瀉的很利害，一天瀉了四十幾次，好幾次來不及脫褲子，拉了滿褲襠。幾乎把大腸瀉出來了。

第二天，太田的眼睛深凹下去了，眼皮發黑，兩腮也瘦下去，他躺在床上痛苦的哼着。他想：『這回太吃虧了，體重大概要減二十磅！』

當天下午，上級來命令叫他出去『掃蕩』，太田看着命令，愉快的微笑着。雖然還是一陣陣的肚子痛，但他的精神上却很舒服。

太田花了三十塊老頭票，買了兩次病，不對，是買了兩次命。

他的部下都在紛紛議論太田病的奇怪，有的說他害的是瘧疾，有的說他是腸胃病，大家猜的都不對，太田害的是『恐八病』！

(註一) 偽華北聯合準備銀行的票子，上面有個孔子像，老百姓叫他做老頭票。

(註二) 『巴豆』，中藥名，吃了能瀉肚子。

## 十九、汪記兵工廠

大漢奸汪精衛跑到南京，投降日本鬼子以後，便成立一個汪記國民政府，他當了漢奸主席，他還

成立了汪記國民黨。

汪精衛既然建國建黨，自然也要建軍。他搜羅一些降兵降將和地痞流氓，組織他的『國軍』，叫做『和平建國軍』（老百姓把他們叫『二鬼子』），有了軍隊，自然要設立兵工廠。他的兵工廠自然也是『汪記兵工廠』。

一九四一年春天，在山東流河邊上三官廟的『建國軍』，帶着『汪記兵工廠』的大砲機關槍出來『討伐』，你看多威風！三門迫擊砲，輕重機槍，還有每個人滿袋的子彈。

老百姓都替八路軍擔心，怕八路軍打不過他們，那知仗打了不久，八路軍就佔上風，很快就被八路軍打的落花流水。這些漢奸隊跑的怪快，八路軍的子彈飛的比他還快，你看，『二鬼子』死的死傷的傷，正在跑的，都恨爹娘少生他兩條腿，要是四條腿跑的多快呵，狗和鬼子不都是四條腿嗎？

他們跑的連砲都顧不得，就丟在野地裏，我們兩位戰士看見敵人丟下砲，便爭着去繳砲，兩個人便飛似的衝到砲跟前，不到砲跟前還好，一到跟前兩個人都倒了眼，原來是三門木頭砲，用黑油漆的發亮，遠看真像三門真砲。

『他媽的，害的老子跑了一身汗，』一個戰士說。

『早知道是木頭砲，還不如去捉兩個俘虜痛快。』另一個戰士說。

『還沒有白跑，現在正提倡節約，扛回去給伙房燒火，可以燒五鍋水。』

於是兩個人便把三門『砲』扛回來。

他們在路上，碰見一個班長扛着一挺繳來的機槍，是一挺單打一的機槍。

回到連部，大家正圍着幾個俘虜大笑，原來是從俘虜子彈袋裏掏出一排一排高藥桿。

村裏老百姓也圍來看勝利品，看這些二鬼子，看二鬼子的木頭砲，單打一機關槍和高藥桿子彈。

邊看邊議論：

「哈哈，汪精衛真有辦法，他的兵工廠就造這些玩意。」

「大概他們也在提倡節約，造這些玩意又省錢又省事，還可以嚇唬老百姓！還可以……」

「還可以給我們燒開水。」扛砲的那位戰士搶着說。

「對對，」又是一陣哈哈大笑。

一個俘虜看大家笑的怪高興，便把這些槍砲的來源說了一遍，他說：「那挺機槍是上頭發下的，每連一顆，說是南京造的，我們中隊長一看這挺機槍，便造出三門砲和幾萬發子彈，因為我們每人只有三發能打響的子彈，原來是想出來顯威風，那想和你們打仗呀！」

「你們中隊長真比汪精衛想的巧妙，讓他到南京當兵工廠廠長是再好沒有了。」

有個好玩的戰士，用刺刀在砲身上刻着這樣幾個字：「南京汪精衛兵工廠造」。